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蘭閨恨 第二十三回 釀賀

夢回菊部，新登優孟之場。譜按梨園，競聽龜年之曲。閱館之舞台，蓋同鄉藉以慶年節者。仲堪夙著清門，又稱碩士，而珍娘之熱腸巨眼，更能賞識英雄，相得益彰，有美必合，鄉人士咸為欣歎。不圖芙蓉鏡下，居然有此豔跡。婉兮變兮，曷不肅離，群欲一睹珍娘以為快。霓裳三疊，風佩雙鏘，仲堪早借珍娘至館。珠簾寂寂，鬢影釵光，金扣沈沈，衫痕扇跡。內部自徐夫人外，閨籍之宦汴者，強半率其眷屬至。嬌描螺黛，步搖百練之金，豔助燕脂，條脫雙環之玉。裙翻蚊蝶，扉掩鷓鴣，然無人能出珍娘右者。外部則巾裾飄逸，冠蓋紛紜，至亭午始就坐開演。雉膏分食，兔首爭炆，清酒百壺，交相酬酢。此正肉竹雜起，粉墨互進時也。仲堪各座勸觴後，乃曰：「某誠不肖，留滯中途，明月吹簫，朝霞理瑟，初不過遣興而已。孰意停雲姓館，竟作婿鄉，扇合股釵，離而復聚，是非太守之德，司馬之才，焉有今日！且令楊氏父女，重話一朝，尤屬人生幸事，諸鄉長不以某夫婦為可鄙，優以隆貺，俾得瞻望丰采，竊以某之游梁，約計百日，祇一夢耳。此變彼幻，可作傳奇。某曾自譜數章，被以管弦，按之工尺，殊與下裡巴人者等，乞諸鄉長有以見教。」言畢即出一冊於袖，題曰《游梁夢》，內分八出，字跡清腴，詞句旖旎，諸人遂挨次傳看。

徐司馬雅擅拍曲，讀到定情一出，便唱道：

繡枕鴛鴦，銀牀鳳凰。到此仙鄉，綺裳羅帳。花團錦簇，與舊人一樣。連理、樹合歡，花間此樂從誰釀，將劉阮天台訪（右忒忒令）。

莫便說眼皮佛養，願心坎溫存無恙。算了卻情場魔障，此後燕燕頡頏。憑你水

復山重，牛女銀河兩兩相將（右尹令）。

雲滿夔巫，倚醉解明瑤，雨掩瀟湘。和夢髮香囊，如嘶如喘，合逐嬌聲揚。況桃源春漲，任漁郎乘風破浪。單怕短影參差，銀箭催聲五夜長。（右品令）

司馬隨拍隨贊，說人情人理，一字一珠，此曲祇應天上有，人間難得幾回聞。二語盡堪持贈。瘦菊道：「且看贈環之豔麗，獄怨之哀慘，更是高人一等。」瘦菊遂翻冊檢視者再，既而瘦菊檢得贈環有句云：

金筓玉珥，看篆紋細嵌小字，有情人著意端詳，道雪泥鴻爪逃離。較量肥瘦約

柔荑，美人心事個中胎（右六么令）。

其獄怨後闕云：

我是命宮磨蠍坐，忒坎軻，繡鞋卜錯了燈前課。更蹉跎，楊花落樹隨風播，真無奢。飄零那許微塵浣，姑頓挫。（右賽紅娘）。

可恨菹蒲，平地風波，蓮池驚醒鴛鴦臥。若壞我疲驢旋磨，把官法如爐強作。（右鶯踏花）

羞答答玉顏酡，急雨狂飈膽破。算是花枝軟，對孤燈淚如梭。聽鈴柝且滂沱（右番卜算）

畫眉何處展雙蛾，鴉雀嘔人分外多。蕭郎宛轉隔天河，招惹情魔又病魔。（又草地錦襪）

料多少春愁大，華年似水消磨。從今儻盡風流過，纖十指痛摩沙。弓弓怕貼蠻靴，行不得也哥哥，行不得也哥哥（右十二時）。

孤燈照影離人個，哀詞搵淚教誰和，且與夢中佳偶，同喚春婆（右尾聲）。

瘦菊次第第節，與台上哀絲豪竹，若相唱和，座中有為之太息者。石太守曰：「瘦菊殊殺風景，曷取末出觀之。」其末出標目，則為旅圓二字。太守誦云：「不道彩駟下嫁，喜金玉因緣交美。料一剎那鳳和鸞吹，說張崖文齊福齊，依依寶黛慰相思，到此歡懷若個知。」誦罷即道：「諸君以為如何？我當一賀仲堪。」大眾群勝仲堪飲，仲堪以瘦菊、步蟾為輔，力戰於諸同鄉前，徐司馬曰：「我已為珍娘成小傳矣，游梁夢傳奇果付剗剗，或許藉以紀實歟。」亦探袖以一紙付仲堪。傳曰：

珍娘本楊氏士，幼從父官於晉。未至汴為盜所劫，年祇十二也。父某以諸生筮仕，因此殊鬱鬱，珍娘輾轉鬻於武氏。習琵琶及諸樂器，雖歷京津一帶，而澹泊瘦峭，突過其群。惟念起家清白，不願與風塵中人伍。周濂溪所謂出淤泥而不染者，庶幾近之。某年僑居信陽，益自衰落，遇侯官沈孝廉某，相見恨晚，遂與訂盟。比翼之鳥，連理之枝，詎是過耶。會有妒之者又厄以盜，而珍娘遞陷於獄。開封太守廉得其情，函訪楊父，始與仲堪成婚禮，珍娘之貞之一詎易得哉。某年月日某記

仲堪曰：「老樹著花無丑枝，珍娘增幾許聲價矣。當以此傳弁首，而次以瘦菊之序，殿以步蟾之跋，諸同人肯不吝珠玉，尤當鱗次櫛比，存諸卷端。」同人始朗誦瘦菊之序，序云：

春花秋實，群芳締美滿之緣。人壽月圓，大地散團圓之影。牽良姻於一線，千里何遙。指永好於三生，兩情斯合。況復瘦腰家令，名壓吳興，豪氣元龍，目空湖海。紅袖訪莫愁湖上，青樓記揚子江邊。那堪冶葉倡條，供人攀折，別有遠山近水，助我遨遊。爾乃小頓州城，偶尋曲院，問金環之門巷，笑解師師，繡玉局之風懷，聞呼小小。客裝所寄，拚作纏頭，卿意相憐，自成比目。憑軾而望風，輕逐馬足之塵，脫巾相嘩，霜冷鬧雞聲之店。於是南輓北轍，既慨參商，不圖前於後喁，復羅羅網，鸞悲棲棘，蝶愧含花。命也如斯，天乎無罪，重重公案，許還在掌之珍。雅雅名流，再締同心之結。酒斟合盞，詩賦催妝，慰多愁多病之身，化一樹一翁之影，嗚呼！瓊台小謫，仙子何來；金屋深藏，阿嬌未去。爰搜事實，為補傳奇，名曰《游梁夢》，凡以寫幽情，蘊遺恨也。歸帆無恙，盡堪摹雙美之圖，家乘有光，藉此訂百年之譜。謹序。

諸人俱云，纏綿排側，善於言情，有此曲不可無此序。繼而傳入內部，均為珍娘稱賞，錦心繡口，齒頰俱芬。珍娘周旋其間，弄瓊傳杯，交相談笑，諸女眷對於珍娘，莫不品足評頭，謂如彼美者實稱翹楚，灼華蕙實，之子於歸，此福良不易覓也。珍娘抑然自下，以為彩葍彩葍，殊負仲堪，雖幼守葳蕤，差堪一證。而豈無膏沐，誰適為容，何足當夫人過譽哉。維時曲終宴罷，諸客粉然星散，女眷亦繞廊升車去。峰青江上，何處湘靈，花紫庭中，不勝叔寶。仲堪送楊老出館，始挈珍娘回寓，雛鬢老嫗，已相率檢點箱篋，武貴更借駝轎夫騾車夫，入謁仲堪，約於三日午後起行。魚聽兩躍，蟾隱半鉤，衾展翡翠之香，帳拂珠璣之韻。在汴祇此一宿矣。珍娘以楊老臨晨上車，偕仲堪至站相送。而回閩各具，亦由武貴督率裝車，憑几清談，挑燈閒坐。仲堪恐珍娘傷感，因與之破涕為笑，墜歡果拾，應思慘綠之年，入夢方酣，巧看搖紅之影，珍娘終以老父故，不能成寐。而仲堪又恐晏起，雞鳴昧旦，互相警問，小鬟早驚覺矣。椒湯激盪，蘭粉繽紛，發櫛鬢脂，安排妥貼。珍娘推仲堪醒，先往作楊老伴，易衣理鬢，旋囑武貴套車，楊老未言先咽，但祝石麟早降，帛雁常通，以慰老人期望而已。仲堪珍娘由站歸來，其時日已將午。

瘦菊、步蟾，例宜走送，並各出竹報交仲堪。驢車夫搬運行李，先後絡繹不絕，而駝轎亦候於門矣。曲唱陽關，鞭催驛路，一尊釃酒，千里懷人。仲堪與瘦菊、步蟾別，並囑其榜花一到，飛電相知。如或旅費不充，早為婉商太守。太守愛才若渴，決不靳此區區，今後水帶離聲，山產別恨。徒停頓於荒村野店間也。仲堪睹珍娘登轎，小鬟亦揭幕登車，武貴與車夫攬轡待發。數行柳色，那堪灞岸之情，四面雲陰，莫問河梁之手。仲堪一揖登轎，瘦菊、步蟾復與房主交涉訖。日光人影雲氣車塵，不剎那間，已由曹門而南矣。

因人天氣，晴日初長，水驛山程，又是別開生面。仲堪因急於歸省，令武貴從速進行，麥氣撲衣，柳絲縮轂，回思來時情景，不覺一粟。車過桃源鎮，復與珍娘往謁，不七日而至信陽州矣。奚僮自返閩後，沈老亦以仲堪之事為然。籌劃鉅金，促僮北上，岸花送客，檣燕泥人，長亭短亭，不勝憔悴，到漢即電告仲堪。而仲堪囑僮到信，寄居青雲棧者三五日，仲堪夫婦始至。客中迎客，歸夢非歸，奚僮依依不捨。武貴給發車轎，姑借棧以待曉車，武貴及小鬟本奚僮所夙矚者，惟念珍娘之來，假母抑何慷慨。夜闌人

靜，仲堪遂細告奚僮，奚僮曰：「奴固知老麻非善良，不意假母排六均是一爐同冶，苟無太守，新主母危矣。天相吉人，家貽淑女，明晚達漢，約月圓時可以歸閩。公子勿事流連，致老主人遠懷莫釋也。」